Globethics Repository



语言应用伦理新探(一) [New Exploration on the Applied Ethics of Language 1]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Preprint
Authors	甘, 明
Publisher	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11-09 02:38:38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82708

甘明：语言应用伦理新探（一）

甘明

语言应用伦理新探（一）

甘明

1、大致从我们人类起源时算起，或许可以说我们人类语言已经存在几百万年，然而时至今天还有诸多语言方面的迷团让我们人类困惑费解。语言或许要自问：“我从哪里来？”“我是谁？”“我要到哪里去？”然而这些问题并不是一时的特殊认知就能简单回答得了的。哲学认知、解释和设法改造自然世界及其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所凭据的基本工具之一就是人类语言。如果说哲学对人类语言还是认知不透彻的话，如果说哲学对人类语言约定自己特殊存在的具体也是认知不透彻的话，哲学就难以高质量地完成或实现认知、解释和设法改造自然世界及其人类社会的文明任务。所以，认知、解释和设法改造人类语言就成了哲学没有理由回避的基本课题之一。

同样，已往的“语言学”在面对自己的认知对象——人类语言存在时，其认知所据的基本工具之一也是人类语言。在“语言学”要想认知、解释和设法改造人类语言的时候，“语言学”或许身不由己地落入到凭据“语言”去认知、解释和设法改造“语言”的特殊之中。本来“语言”而“语言之”就如同抓住自己的头发想升高一样不可能，除非是借助他力并采取特殊方式才能让“语言”而“语言之”能够特殊地得以实现。在“语言学”那里，这种他力或特殊方式不是别的东西，正是哲学或哲学化的特殊思维借助。因此可以说，“语言学”趋向哲学或哲学化就成了语言学学科发展的未来选择。“语言学”非得哲学化不能解决“语言”而“语言之”的“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难题。

在认知、解释和设法改造人类语言这个课题上，哲学和“语言学”就有了某种殊途同归的可能，并因此会形成一种全新的哲学的语言应用伦理学的理论平台。在这个语言应用伦理学平台上，特殊生成哲学化的语言学和语言学化的哲学将是一个必然。这种哲学化的语言学和语言学化的哲学将是一种全新的语言应用伦理思维活动系统，这种全新的语言应用伦理思维系统虽然不能直接等于哲学或者语言学本身，但是成为哲学和“语言学”共同的基础理论或理论基础却是大有可能的事情。当“哲学的语言应用伦理学”能够成为一门“独立”的基础理论学科时，它所关注的对象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就是我们人类的语言存在的应用伦理或语言应用伦理的存在。

2、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生成我们人类语言的应用伦理的基础，当哲学关注我们人类语言存在时，首先就得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个基础性的认知与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既是一般性的自然关系，其自然关系中又包含着特殊性的群体社会关系。作为一般性的自然关系讲，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自然中所有构成分子与整个自然的关系并无二致，都是一种“主体”与“环境”的“对子存在”关系：整个自然相对人的“主体”是减一后的“环境”，人及人所有的一切和其它自然构成分子一样，都是具体相对自然“环境”的“主体”存在。在“主体”与“环境”的“对子存在”关系上，虽然是整个自然统领着自然中的所有构成分子，自然中所有构成分子也无不从属于整个自然的统领，然而，“主体”与“环境”却是平格互通的“对子存在”。作为“主体存在”讲，本来只有整个自然存在才是“主体存在”的，然而在整个自然构成中的具体情况却发生了特殊性的位置“颠倒”：整个自然中的所有构成分子都自以“主体存在”自居，“减一”后的“次整个自然”反倒成了非主体性的“客体存在”。

在整个自然中的“泛主体存在”与“泛客体存在”的具体相对中，“主体”与“环境”则具体“回复”到平格互通的“对子存在”关系上。具体发生在我们人类这里的“主体”与“环境”的关系情况怎么样呢？由于偏主“主体”角度的特殊，也是因为整个自然与整个自然中所有构成分子之间发生的主客关系的特殊反置，我们人类长期或有意或无意地总以“主体”自居，反把整个自然和自然中的一切存在都视之为“客”的存在，并对其进行种种“自知”的我尺性描述；我们人类成了自然“中心”存在的“主体”，整个自然和自然中的一切存在却成了“对象性”存在的“环境”存在。然

而，人与自然的具体反置关系毕竟是有相当特殊性的，“主体”与“环境”的对子关系本是平格互通的关系，整个自然与整个自然中所有构成分子的主客关系都是或“加一”或“减一”后的特殊关系，我们人类须超脱出特殊反置关系以后，或许才能更好地解决“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加、减一”后的“主”与“客”的语言应用伦理关系问题。

3、我们人类之所以有能耐文明地反“客”为“主”于自然中，语言功能的拥有是个关键性的基础条件。我们人类因为拥有语言而文明，我们人类因为拥有语言才和自然世界发生社会性的特殊相对，才文明反“客”为“主”于自然世界之中。我们人类在原始的文明初期，就开始用自己的语言把自然世界“完全包括”在特殊的自知之中（诸如种种原始神话或种种对自然对象的原始命名等等）。不管原始文明关于自然对象的“完全包括”在今天看来是怎样地幼稚可笑，其中所含有的人类与自然的主、客性的特殊相对关系，和我们人类今天与自然的主、客性的特殊相对关系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从原始文明到今天文明，我们人类都在使用自己的语言去“完全包括”自然，为自然及其世界取个“神”的名字、“上帝”的名字、“气、水、火……”的名字、“五行”的名字、“道”的名字、“数”的名字、“原子”的名字、“宇宙”的名字、“精神”的名字、“物质”的名字、“自然”的名字。等等这一切无不是我们人类语言造就的人与自然特殊关系上的具体“结果”，无不是我们人类语言“完全包括”自然的特殊具体“产物”。我们人类拥有语言功能就是了不起，如果说我们人类没有语言功能的话，人类凭什么能文明地反“客”为“主”于自然之中？人与自然的特殊关系凭什么能够得以构成或建立？我们人类语言是构成人与自然特殊关系的基本条件，我们人类语言的具体存在不但决定着人与自然特殊关系的具体发生，同时也决定着人与自然特殊关系的具体模式。我们人类语言不仅有着“完全包括”自然的具体特殊“功能”，而且还有“完全包括”我们人类自己思想意识的具体特殊“本领”。没有人类语言，绝不会有我们人类的思想意识。我们人类语言是人类生发思想意识的具体桥梁，人类所生发的思想意识则是人类语言具体活动后的结果。当然，表象上我们人类语言和人类的思想意识是难以分割、难分前后的具体存在，然而，只要我们把人的语言和人的思想意识拿来与人的生理机能一比远近时，就不难看出人类语言和人类思想意识的先后关系了。人类语言是人类生理机能与思想意识之间必不可少的桥梁，如果说没有我们人类语言，人类生理机能再怎么样发达，也难以想象人类思想意识能够具体得以发生。既然人类思想意识不能发生，人与自然的特殊文明关系就不复存在，所以，我们人类语言是构成人与自然特殊关系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

4、我们人类语言本是什么？或者说什么是我们人类的语言？是音响的？是图视的？还是音响图视混成的？显然，这些都只是我们人类语言的一般显现，然而这些显现在其它动物那儿也是有的。虽然我们人类语言总是要由音响、图视所具体体现，但是这并不能算是构成我们人类语言的根本！如果说我们人类对自己的语言的研究仅仅停留在偏重音响、图视的层面上展开，尽管可以对语言的生发前提部分——人的生理机能条件作种种研究性展开，那又有什么大用呢？其音响、图视再被弄得怎么样地“专业化”，其结果都只不过是在自然动物的生理机能层次上局部性研究我们人类的语言而已。我们人类语言除了一方面确实是紧密联系着生理机能的，另一方面还有没有联系着其它什么东西？我们人类的“思想意识”是怎么回事？我们人类的语言和我们人类的“思想意识”又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呢？一种存在事实：在诸多地方语言、民族语言、区域语言的基础条件上，我们人类总有许多“思想意识”是公有的；还有，在同一种地方语言、民族语言、区域语言的具体存在中，我们人类的“思想意识”又总是千差万别的。据于以上情况，我们人类的语言和“思想意识”是不是可以被看作是相互联系的两种自组织存在呢？

我们人类的语言本来就是：一方面有赖于人的生理机能支撑，另一方面还有赖于“思想意识”的支撑。当我们认知或探索研究语言的时候，怎么能只顾及生理机能那一头而看不见“思想意识”这一头呢？当我们同时看到人类的生理机能和人类的“思想意识”对产生语言的支撑以后，是不是“支撑”就等同于“语言”本身存在呢？“形、音、义合成语言”的看法是不是还忽略了什么更为重要的具体语言存在情况没有被我们人类认知到呢？在我们人类的生理机能——语言——“思想意识”的三方存在上，其实是这样的三种具体情况：人类的生理机能方面和语言方面支撑了我们人类特有的“思想意识”的具体存在；同样，人类的语言方面和“思想意识”方面支撑了我们人类有别于其它动物的生理机能的具体存在；还是同样，我们人类的“思想意识”方面和生理机能方面支撑了我们人类不同于其它动物信息的语言的具体存在。当我们人类具体追究自己的语言本是什么的时候，全面顾及生理机能——语言——“思想意识”当是避免误把“语言支撑”当作“语言存在”的关键。在生理机能——语言——“思想意识”的相互关系中，处于中间

段“语言”并不简单是生理机能这一头和“思想意识”那一头共同“支撑”的结果，其处于中间段的“语言”还有个自生再我的功能不容忽视，处于中间段的“语言”在支撑生理机能和“思想意识”的同时，还以具体自生再我的功能支撑“语言”本身存在。处于中间段的“语言”实际上是含有自生再我功能的“语言”，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同样具备“形、音、义”而又自成千差万别的诸多语言存在的具体原因。

5、我们人类语言不仅可以被看成是人的生理机能与“思想意识”之间的信息往返中的具体产物，在生理机能——语言——“思想意识”中，我们人类语言还可以被看成是三分之一的“语言”凭据支撑生理机能和“思想意识”而特殊自生再我的结果。我们人类语言一方面要在生理机能那里得到一定的音响和图视支撑，另一方面又要在“思想意识”那里得到相应的“意义约定”的支撑，再一方面还要在具体“语言”这里得到相应的“自生再我”的支撑。在构成我们人类的语言中，其音响、图视——语言（自生再我）——“意义约定”三种内容无时无地无事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我们人类语言当是音、形——语——义的具体合成。仅说“音、形”表“义”是不全的，还得讲“音、形”和“语”一道表“义”才算完整；再一方面仅说“义”约“音、形”也是不全的，还得讲“义”和“语”一道相约“音、形”才算完整。当我们人类自己要特殊旁思自己的语言的时候，对于“音、形”加“语”表“义”和“义”加“语”相约“音、形”的具体，其背后更多的人类文明情况会是些什么样的具体存在呢？我们研究“语言”，是不是还需要深入到“语言”背后的人类文明存在中去呢？“语言学”的文明展开可不能仅仅是纸面上的展开，具体的音响、图视——语言（自生再我）——“意义约定”本是活生生的现实语言存在。手术台上式的技术解剖或“标本”制作或许只能算是特殊的处理方法，我们能不能借助哲学的旁思走到活生生的语言应用伦理存在中去呢？在具体的音响、图视——语言（自生再我）——“意义约定”中，认知、解释和设法改造我们人类的文明语言，并以此促进我们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与发展。我们人类的语言存在其实是我们人类的文明应用伦理或应用文明伦理的存在，在活生生的音响、图视——语言（自生再我）——“意义约定”中，无不包含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文明应用伦理。当我们未有认知、解释和设法改造具体语言中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文明应用伦理之前，我们是不能算是已经做好了关于语言的文明研究工作的。“语言学”的高质量文明价值，或许本身就在认知、解释和设法改造语言中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文明应用伦理的具体过程之中……

6、在我们人类语言应用伦理中，透过“个人语言”、“群体语言”和“全体语言”的具体显现，我们可以看到人类语言不仅是个体性的文明产物，而且也是群体性的文明产物或全体性的文明产物，能具体产生我们人类语言的，当是个人、群体、全体的社会性的文明合成结果。在具体的音响、图视——语言（自生再我）——“意义约定”中，譬如说“思想意识”对语言的“意义约定”，其“意义约定”必具备从个人到群体再到全体的社会性才能具体形成。个人的和群体的及全体的社会性的“意义约定”加自生再我的“语言”对音响、图视的具体相约，这也才造成了我们人类语言呈多元繁杂的存在具体。在从个人到群体再到全体的“意识约定”的文明统一过程中，一定的“群体范围”是个人、群体、全体的社会性统一的具体显现，其中充分包含了个人、群体、全体之间的社会应用伦理存在。一定的“群体范围”是决定具体语言存在的“意义约定”的文明基础，在一定的“群体范围”具体“意义约定”语言中，充分运行着个人、群体、全体相互之间的交流、共识并相约的语言应用伦理过程。

当我们人类旁思自己的语言的时候，须对一定的“群体范围”的交流、共识、相约的语言应用伦理过程给予充分的关注。一定的“群体范围”的交流、共识、相约是具体形成地方语言、区域语言、民族语言、国家语言及其将来的世界语言的“意义约定”的基础。一定的“群体范围”在人类个体与人类群体及人类全体中间还呈现出“多元性”的另一方面存在，从个人到群体再到全体，一定的“群体范围”能“分身”为一个个由小到大的“群体范围”单位存在，一个个“分身”后的“群体范围”在人类个体、人类群体、人类全体中间则形成了既是独立性的单元存在又是连环性的单元存在，由小“群体范围”到大“群体范围”，它们则是相对自立的但又是相互连环的，在其相互连环中，因交流、共识、相约而具体形成的地方语言、区域语言、民族语言、国家语言及其将来的世界语言，也自当是相对自立的又是相互连环存在的。主观偏主认为某环节“群体范围”的具体语言就是我们人类的“中心单元”语言，这当是一种比较表皮的看法，这或许也是我们的文化认知还没有进入到语言应用伦理中去的看法。正如“群体范围”仅是从个体到全体之

间的相对“单元中心”存在一样，“群体范围”所“意义约定”的众多的具体语言也只能是相对“单元中心”的语言存在。在不同“群体范围”交流、共识、相约而具体形成的地方语言、区域语言、民族语言、国家语言及其将来的世界语言中，我们自觉自愿为某相对“单元中心”语言的建设而努力是可行的，但偏主认为某“单元中心”语言就是我们人类的中心语言则不可取。即使是到了形成全世界共有语言的那一天，地方语言、区域语言、民族语言也照常是相对“单元中心”自存在着的。在个体与全体中间的多元的“群体范围”之间，事实上还存在着更高一级的交流、共识、相约的应用伦理具体，地方语言、区域语言、民族语言、国家语言及其将来的世界语言之间，是不是也存在着更高一级的交流、共识、相约的语言应用伦理具体呢？！

7、 音响、图视——语言（自生再我）——“意义约定”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整体中所含有的语言应用伦理则有待我们去进一步认知探索。是不是可以问一声中国目前的“语言学”界尚处于一个什么样的认知水准线上呢？我们在关于语言的学术研究中，对“群体范围”的交流、共识、相约的语言应用伦理的认知开发，这是不是将会发挥质变性地推进“语言学”发展的作用呢？汉语言学科（尤其是推广普通话）一直受到“国家发展战略”级别的重视，这是我们人类认知、解释和设法改造人类语言的幸事。大致纵观汉语言的历史发展过程，其“自然发育”过程还是比较好的，当我们具体把汉语言学科的理论研究弄到语言学前沿水平时，这或许无疑也是对我们人类认知、解释和设法改造人类语言的具体理论奉献。“语言学者”是不是当立足于本语言场并深入到语言应用伦理中去展开探索研究为好呢？不懂自己的，何以懂世界的？！不知语言应用伦理存在的，何以能明白语言具体之所以然存在？！我们人类语言的文明价值多由工具性显现，我们人类的“语言学”的文明价值何在？应当说还在能否促成我们人类自觉行为于语言应用伦理的过程中。汉语言自古就有众多方言与“官话”的语言应用伦理的统一具体，直到今天众多方言与标准普通话的语言应用伦理所构成的现状，能弄清楚这一切无疑对促进汉语言积极参与到世界语言的应用伦理整合过程中去有莫大的好处，这也才不枉费“国家发展战略”对我们语言学界的期待。这样的“国家发展战略”级别的“语言学者”要求或许是对我们大家的务实性要求，我们如果尽在较浅层次上或较偏“专项”方面“弄语言学”终不是个事儿，我们大家是不是可以向哲学纵深度开拓语言应用伦理的认知与探索呢？音响、图视——语言（自生再我）——“意义约定”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所含有的人与自然（包括社会）的应用伦理，其中所含有的个体、群体、全体之间的应用伦理，其中所含有的相间、空间、时间的应用伦理，在其具体的理论揭示过程中，是不是足以能让相关的“哲学”、“语言学”或者说“哲学的语言应用伦理学”都能有所文明提高呢？！以上意见仅供同仁参考，谢谢。

2007年1月1日
云南省昭通师专教务处（邮政编码：657000）

（本文首发中国应用伦理学网）
/